

臧亦夫 著

臧亦夫自述

初名：风雨人生路

湘人书坊

臧亦夫自述

初名：风雨人生路

湘人书坊
2009年5月



湘人书坊

2009年5月

臧亦夫 著

臧亦夫自述

初名：风雨人生路

书名：臧亦夫自述



著作人：臧亦夫
责任编辑：胡埭君
版式设计：蔡邕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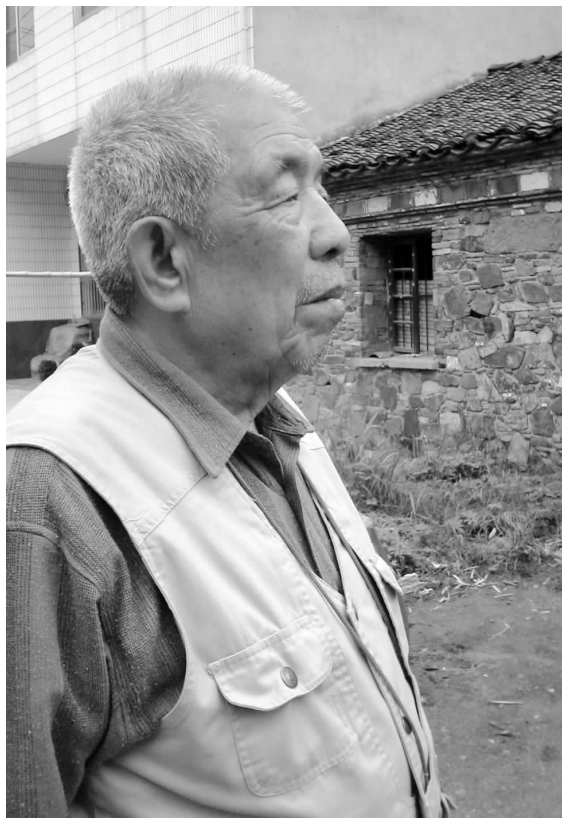
湘人书坊
2009年5月



要真正写成一点东西,决非易事。我正在为此而努力。

——2004年4月26日给文姊的信

照片摄于2004年,开始着手写自述,时年76岁。



写完人生自述,又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,时年 78 岁。

臧亦夫自述

书和文章看了不少，开拓了眼界。懂得既准、尖锐、刻薄之，是认识上的一种飞跃。

我是深受党内专制统治迫害的一员，对此感触极深。最近，我把几十年的经历简单地写了一下，有一位老战友（施燕萍原係华中银行造纸厂文化教员，曾任上海《萌芽》主编，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）看了以后，来信说：“你的经历，57年的风波，曾三言两语听说过，但如此坎坷曲折，却是第一次听到，这些情节，真的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。”为此，我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按时间顺序排列，拟了一个提纲。提纲以工作、生活经历为主线，辅以因为株连九族而致家庭受迫害的情况，再穿插一些值得纪念的往事。

提纲大致如下。

“自述”手迹之一（写在提纲前面）

写在“自述”提纲前面的话：

书和文章看了不少，开拓了眼界。懂得顾准、李锐、李慎之，是认识上的一种飞跃。

我是深受党内专制统治迫害的一员，对此感触极深。最近，我把几十年的经历简单地写了一下，有一位老战友（施燕萍，原系华中银行造纸厂文化教员，曾任上海《萌芽》主编，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）看了以后，来信说：“你的经历，57年的风波，曾三言两语听说过，但如此坎坷曲折，却是第一次听到，这些情节，真的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。”为此，我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按时间顺序排列，拟了一个提纲。提纲以工作、生活为主线，辅以因为株连九族而致家庭受迫害的情况，再穿插一些值得纪念的往事。

精神不垮
荣辱不惊
名利不贪
人言不畏
往事不追

晚年手迹：

精神不垮 荣辱不惊 名利
不贪 人言不畏 往事不追
(见最后留在书桌上的卡片)

本书

为了纪念臧亦夫
逝世周年而筹划
取自臧亦夫遗稿
并附亲人的怀念
由晚辈自费印刷
赠亲朋好友惠存

目 录

一、我的早年	1
二、奔向苏北解放区	13
三、二年半的战斗洗礼	20
四、随军进入济南,接管工厂	29
五、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的岁月里	34
附:孙秀芝自叙	
六、反右派斗争,炼狱生活和株连九族	64
七、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中	80
八、当了三年副经理	96
附:把工程项目负责制作为企业经营管理 和全优工程竞赛的落脚点(讨论稿)	
九、教书育人,为社会服务	112
十、离休是一种解脱	120
十一、回首往事,感慨万千	129
附录一	
我很满足,也很幸福	[妻]孙秀芝 132

鹤舫,好弟弟	[姐]臧 文 142
纪念舫哥逝世一周年	[弟]臧鹤义 150
桀骜不驯的一生	[女儿]臧其文
	[儿子]臧 柯 156
爷爷——我的亲人,我的良师	[孙]臧 孟 160

附录二

挽联、挽诗	162
-------	-----

一、我的早年

我的家乡在江苏省无锡市胡埭镇蔡村。胡埭是太湖西岸地处无锡、常州、宜兴三角地带的一个小镇,20世纪30年代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上就有它的名字。过去它和无锡市区的交通,主要依靠内河轮船,解放以后,沿太湖有了公路,汽车可以到达杨湾。80年代初,在当地驻军的支援下,开辟了从杨湾到胡埭的公路,公共汽车可以直达胡埭镇上,交通比过去方便多了。

蔡村在胡埭镇东面,离镇只有半里路,是个典型的江南农村。村南是一条小河,河边是一片连绵的竹林。民居自西向东排列,分为四段,我家在东段西头。蔡村有贾、丁、蒋、龚、臧、陈、朱诸姓,唯独没有姓蔡的。村西头的河南岸,有几户渔民,当地人称之为“网船上人”(意为用渔网打鱼的人家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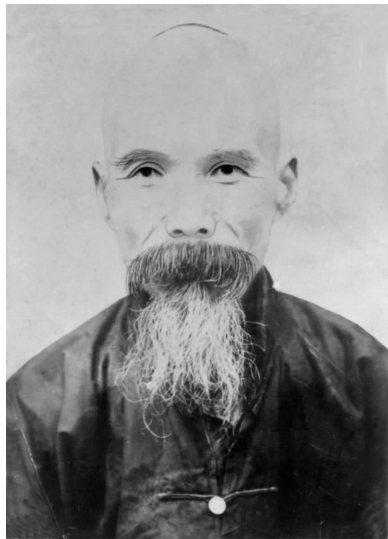
老家门前的竹林里,有两棵皂荚树,其果实皂荚是农村洗涤衣物的宝贝。老家西面不远有一条南北通道,小河上架有石桥,可供行人、牲畜通过。



无锡市胡埭镇蔡村的老宅。2006年5月我们回去，见到多年失修的老宅。

老家前面三间，紧挨着的是一间卧室和一间厨房。中间是一片菜地。后屋是牛圈、猪圈和茅坑，虽然牛圈、猪圈是空的。后屋西边有一个两间屋那么大的、江南特有的供刷马桶和浇菜用水的小池塘。

我父亲臧永根，1896年生，上过几年私塾，识得不少字，能够读个报纸。16岁开始务农，是个种田能手，插秧插得又快又好。21岁与人合伙在无锡城里开了个米行，蚀了本。27岁又返乡种了几年地。因为沾染上了赌博和抽大烟的恶习，先后卖掉了祖上留下的16亩地。加上遭了一场大火灾，家道从此败落了。母亲秦氏，1897年生，是河西村大户人家的女儿。父母共生有四个女儿，两个儿子。我上面有四个姐姐（其中一个夭折了），我是老五，下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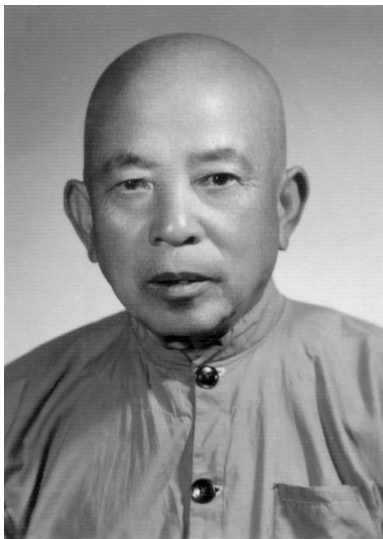
曾祖父臧阿栋

有个弟弟。

我生于1928年,5岁以前是在家乡度过的。那时候江南的气候也挺冷,下了大雪,能把竹子都压弯了。冬天,老百姓用脚炉(内盛没有烧尽的稻草灰)取暖。其他的事情也记不太清楚了。

那时候,正值世界经济萧条时期,加上国内连年战争,经济衰微,民生凋敝。苏南农

村的农民,不少人就进入城市打工。我舅舅就在上海码头上当工人。舅母就在袜厂做工,我的大姐、二姐也跟着去了。1933年的大旱,家乡小河里的水都干了,老百姓凑钱请机船(安装有抽水机的船)从大河里把水抽到筑了坝的小河里,再用牛拉水车或用人力水车车水抗旱。那一年父亲就带着三姐和我也去了上海,老家只留下母亲和弟弟两人依靠已经典出去的几亩地(要交地租)耕耘维持生活。实在过不下去时,就向上山许进兴家借点(其实是要点)粮食度日。



父亲臧永根（1896—1966）



母亲秦氏（1897—1949）

在上海时，开始大姐、二姐在袜厂做工，不久也都嫁人了。大姐夫，王秋声，上海市嘉定县人。二姐夫殷宝根，无锡洛社人，那时候在闸北一家戏院子卖票。那时候大姐、二姐都已经有了孩子。我们和大姐住在一起，做些塑料瓶套，或者现炸现卖一些小食品之类的生意，勉强维持生活。实在困难的时候，就去海宁硖石镇找姑夫蒋有芬要点钱过日子。

在上海我们家住过不少地方，印象最深的有两处。一是我家在泥城桥南堍住的时候，能经常上外白渡桥边、苏州河南的公园玩，但我都是爬铁栏杆进去的。因为公园门

口确实写着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告示牌,这是外国殖民者压迫欺凌中国人民的历史,是完全真实的,不容任何人否认。另一处是青岛路、梅白路(后改称新昌路)口的家,那时住在阁楼和在阳台上搭建的房子里。“八一三”上海抗战开始后,日寇占领了虹口和闸北,国民党第88师262旅524团的400多名壮士,在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,以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为依托,英勇抵抗日寇的进攻达五天之久。我家在苏州河南,相距四行仓库只几百米远。夜间,我就爬到楼顶上,能够清楚地看到交战双方的机枪与步枪等武器交射出的火光。这使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日寇的深刻仇恨。

5岁那年,我在农村读过私塾,《百家姓》能倒背如流。但我不守课堂规矩,也挨过先生的戒尺。在上海,我先后在常州小学、青岛路小学、成都路大华小学、吴淞中学、乐群模范中学、大同大学附中等上过学。抗战前,曾跟随大姐在宝山县罗店镇春晖中小学读过小学三年级,那时大姐夫正在该校教书,大外甥王



大姐夫王秋声